

欽定續通志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十五

列傳

元三十九

劉因 吳澄 程鉅夫 趙孟頫 鄧文原 袁桷 曹元用 齊履謙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父述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中統初劉肅宣撫真定辟爲武邑令以疾辭因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

因從之游

按識輔志云劉堅應城人元兵徇漢上招致而北因家真定爲人清苦

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

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

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

不妄交接家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各來謁輒避

不與見或以爲傲弗恤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博果密薦於朝至元十九年徵拜右贊善

大夫初裕宗建學東宮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詔復召爲集賢學

士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

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

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使者持恩命至因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不惟臣

子之心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闕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强致帝歎曰古有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按陶宗儀輞耕錄云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遠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尊謹附識越一年卒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煜

按元明善傳云其先自豫章豐城遷崇仁七世祖周生子璿生燧燧生樞樞生澄據此當作曾祖煜與史傳異

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口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晝火不

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既長通經傳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至元中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所著書於國子

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數千言

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澄諸經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於家親執饋

食曰先生天下士也旣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到官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至大元年

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

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遷司業用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

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亦然真知宋
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有旨集善書者粉金爲泥寫
浮屠藏經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
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
其極致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求凡寫經追薦
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
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
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古者天子七廟廟
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今省部之設
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序次而不攷古乎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
出中書左丞許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意宴罷卽出城中書遺官驛追不及而還澄弱冠時嘗著
書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
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益子
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執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
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來學山
中者常不下數千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

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大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卒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子文同知柳

州路總管府事京翰林院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之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入爲質子授管軍千戶他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命給筆札書二十幅以進帝奇之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侍臣曰朕觀此人貌應貴顯聽其言論尤聰明有識改授應奉翰林文字且曰自今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皆爲朕言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祕書少監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厯四曰置食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人帝皆納之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爲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爲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求賢於江南按此程鉅夫爲侍御及訪求江南人材在至元二十三年本傳序次在二十四年立尚書省後與紀互異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行密諭必致此一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鴻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鏗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時相僧

程鉅夫爲侍御及訪求江南人材在至元二十三年本傳序次在二十四年立尚書省後與紀互異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行密諭必致此一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鴻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鏗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時相僧

殖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鈎考錢穀以剝削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
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
僧格大怒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三十年遷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改江南
湖北道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奴爲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
變鉅夫應詔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帝稱善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
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尋召赴闕賜對便殿留爲翰
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錄二年旱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帝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言甚當後臨
事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李孟參政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注文章宜革
唐宋宿弊帝命草詔頒行之以病乞骸骨給驛南還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卒泰定二年追封楚國公
謚文憲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後也五世祖秀王子偁生崇王伯圭及孝宗伯圭賜第於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善仕宋皆至大官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選調真州司戶參軍按徐象梅兩浙名賢錄云成進士爲潤州錄事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神采煥發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時方立尙書省世祖紀作十四年事命孟頫草詔帝覽之喜曰得朕心所欲言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眾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

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綱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
大相遠也以綱計曆最爲過中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輒議國法意頗不平孟頫曰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
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二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時至
元鈔滯澑不能行詔與尚書劉宣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
而行比還不笞一大忤丞相僧格意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卽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聽
孟頫進曰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今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
乃遣他使僧格當鐘初鳴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宜遽引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
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僧格亟慰之使出他日行東
御牆外道險馬跌墮於河僧格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行
志在永州及武平縣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無算帝時駐蹕龍虎臺遣諤爾根薩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
災之由議者畏忌僧格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指切時政孟頫與諤爾根薩
里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諤爾根薩里入奏如孟頫言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
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
能畊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
元位丞相當實似遺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遠甚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

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爾曰帝論貞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今僧格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侍臣中慷慨有大節又爲帝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爾至帝前數僧格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僧格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在帝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及修世祖實錄召還命書金字藏經既成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帝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言皆人所不及有間之者帝初若不聞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其事帝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以翰林承旨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尋得請南歸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其家令書孝經明年卒追封魏國公謚文敏所著詩文清邃奇逸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按書史會要補云孟頫妻管道氏善書章亦能書仁宗嘗取其書合孟頫及管道書裝潢成帙識以御寶命藏祕書監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者謹附識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淳徙錢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錄尋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爲國子司業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處士守舊習大書朱子責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遷翰林待制踰

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屢雪冤獄吳興民夜行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日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問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家人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六年移江東道徽甯國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取之民間時轉運司官得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聽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土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原復申前議請罷榷茶轉運使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以疾致仕歸屢召不赴天歷元年卒謚文肅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子衍安宗議書史會要云文原嘗自題其居曰素履人遂稱素履先生爲文精深典雅詩簡古而麗行草書早法二王後法李北海虞集云大德延祐間流陽吳興巴西輸墨壻一代譜附識陰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舉茂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閩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一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諭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一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梁泰增議祭天之牛角繩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

官推其博洽多采用之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

按張溥名臣譜有貢榜上國

學謹本傳不載久之遷集賢直學士改翰林直學士至治元年拜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

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四年卒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

曹元用字子貞汝上人幼嗜書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寢始以鎮江路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於四方士

少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卽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

試取其優者用之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爲三俊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未有

謚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修祀事

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與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崩無室可祔乃於武宗室前結

彩爲次英宗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而更營大殿於前爲十五室

按祭祀志云以今殿爲室

印趨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曲從也泰定二年爲禮部尙書遇大朝會爲糾儀

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令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

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謂國家文治所繫不宜輕罷止當革冒濫嚴考覈以收眞才之用又有欲損太廟四時

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祠蒸嘗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帝以日食地

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

嚴禮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拜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

朝實錄又纂集甲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天歷二年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卒封東平郡公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子偉儀

齊履謙字伯恆

按一統志作魏郡沙鹿人

父義善算術

履謙生六歲

從父至京師

讀書一過

卽能記憶

年十一

教以推步星曆

盡曉其法

十三聞聖賢之學

自以窮理爲務

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

按百官志立太史院在至元十五年

改治新曆

履謙補星曆

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

履謙隨問隨答

恂大奇之

新曆既成

復預修曆經曆議二十

九年授星曆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爲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爲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鏹以爲

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事三年八月朔時加己依歷當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按成宗紀及天文志並載是月有食之與此互異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戊依歷日當蝕五十七杪家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置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

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家服其識七年八月戊申夜成宗紀及五行志並作辛卯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謙白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至大二年

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并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明年授時郎秋官正仁宗卽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司業與吳澄同被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命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動容自履謙去國學澄亦移病歸學制遂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國子司業律己益嚴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爲長雖助教副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升齋積分等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每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然後集賢院使泰定二年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貪污者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準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天歷二年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内外篇內篇則因極

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厯行五十年未嘗推考曆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厯書一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厯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郊廟之樂沿襲宋金履諱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爲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至順二年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

列傳

元四十

崔斌 崔或 葉李 燕公楠 馬紹 姚燧 郭貫 瓜爾佳之奇 劉慶 耶律有尚 郝天挺
張孔孫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

按一統志云宏州馬邑人或之兄也

性警敏多智略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布琳濟達戍淮南斌領

騎兵覘敵形勢潛出襲之名所殺獲授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圖舉漢人識治體者安圖舉斌入見數陳時政得失危言讜論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命之騎因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

相對帝問誰可爲相者斌以安圖史天澤對帝默然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耶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論裁之帝前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圖爲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

按宰相年譜

在中統二年安圖入相至元二年傳藍統言之耳

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數言決之凡所獻替雖近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哈瑪特立制國用使司專以培克爲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前

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卒有奪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

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遂下其卒於獄歲大祲徵賦如常年斌以免復請於朝得楮幣十萬緡振民饑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省事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爲便又議戶部給濱棣青滄鹽券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輒輶餽餉不勞而集時河南四路

續兵二萬以爲益襄樊斌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實不堪命宜減其半從之十年詔丞相巴延總兵南征改行省爲河南宣慰司充宣慰使巴延既渡江分阿爾哈雅定湖南以斌爲行省參政圍潭州攻西北鐵壠阿爾哈雅中流矢不能軍按阿爾哈雅傳云流矢中胸斌以軍夜集柵下營師銜枚潛登鐵壠梯其樓火之且暨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斌挾盾先登阿爾哈雅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曰潭人膽破矣若斂兵許其來降則重湖

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定也從之卽遣人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捷聞進行省左丞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衡山以南寇賊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誅其首惡舊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哈瑪特擅權日甚斌從帝至察罕淖爾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因極言阿哈瑪特姦蠹帝令御史大夫妻衛樞密副使博囉按問之沈其冗員黜其親黨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炎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遷斌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蠹國漁民之政悉加釐正仍條具以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据摭其細事遞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搆以罪竟爲所害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良知威恩孫敬皆爲大官

崔或字文卿小字拜特穆爾宏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往江南訪求藝術之人及還首言呼圖克岱爾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爲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奉旨鉤考樞密文牘遂拜御史中丞奏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大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厯爲宜皆從之二十年復言時政十

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二曰當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專政然後道
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驅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四曰
翰苑亦頒阿哈瑪特功德宣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尙多罪同罰異
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責游子弟用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七
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宜擇蒙古漢人之厚重者分居其任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
可守是以姦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爲一代法九曰近議裁冗官若徒省一員併一職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
以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
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乞降詔招集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圖遷轉良臣悉爲阿哈瑪特擴黜或居散地或
在遠方並當拔擢十三曰簿錄姦黨貨財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爲橫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
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
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曰阿爾哈雅總制兵民子姪
姻黨分列權要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職理算其官吏亦當量轉他所勿使久據荆湖十八曰銓選棄奏賢
否莫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入卽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議行之又
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
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寶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後議東征未
晚世祖以爲不切曰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方本以草糧

勢兼并之弊初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爲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亟宜停罷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以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累拜中書右丞奏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諸官多以賄進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唆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又僧格所設衙門其閑冗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自今調官宜如舊制又大都高貴戶多爲僧格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宜核實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詔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皆從之二十八年復遷御史中丞或奏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掠多死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明白定罪又言昔行臺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蒙古岱嘉暉達尼雅斯拉鼎默呼姦贊尼雅斯拉鼎默呼反誣祚以罪遣人告僧格僧格曖昧以聞流祚於噶達蘇妻子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琳遇亂走還僧格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聞其狀詞爲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又奏尼雅斯拉鼎默呼實都王巨濟黨比僧格恣爲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理算江南積逋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尤慘無故而殞其生者五百餘人近遣舍哩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天下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僧格及其凶黨所爲也莫不願食其肉請將此三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諭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眞僞莫辨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文以杜姦欺帝曰